

66 年前，一支广西医疗队也为湖北拼过命

“长江两岸一片汪洋，波浪滔滔。老百姓全部在山上，密密麻麻。我们帮他们看病、接生……从早上 7 点一直忙到晚上。”

66 年前，作为当年广西驰援武汉医疗队中年龄最小的护士，她只有 18 岁。当在电视上看到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，老人们“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”

本报记者向志强、胡佳丽、农冠斌

“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，眼泪总会不知不觉流下来。”

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每天看着电视里一幕幕感人的武汉战“疫”场面，84 岁的申萍萍总会陷入深深的回忆当中：这些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，多像当年的自己。

1954 年，新中国遭遇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洪灾。当年 7 月，长江发生特大洪水，湖北成为重灾区。

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。那场洪灾中，武汉等地同样得到了全国人民的鼎力支援。

一栋砖房前，30 位青年“叠罗汉”般地排成 5 排，穿着单排或双排扣大衣，戴着帽子或围巾，脸上带着微笑。照片顶部的文字标注着“广西省支援湖北灾区医疗队全体合影”，时间是 1955 年 1 月 17 日，地点是武昌。

看着照片上一张张年轻的笑脸，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皮肤科退休医生申萍萍也笑了。作为当年广西驰援武汉医疗队中年龄最小的护士，那一年她只有 18 岁。这是完成任务返回前的一张合影，正是这张封存许久的老照片，让老人回想起 66 年前那场同样“拼过命”的“逆行”。

“扛着棉被”赴灾区

“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！”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的《广西省支援湖北灾区医疗队工作总结报告》中，这句话很醒目。

据资料记载，1954 年 8 月，当时的广西省卫生厅组织灾区医疗队，赴湖北省支援防汛工作。医疗队由卫生厅直属医疗、防疫单位和桂林、柳州两市的医疗、防疫、妇幼保健、红十字会等机构的医务人员共 30 人组成，参加洪湖、石首等地的防病治病工作，历时 5 个月。

如今，纪念武汉人民战胜 1954 年特大洪水的防洪纪念碑，依然矗立在汉口江滩。

“当年出发时，连棉被都是自己扛去的。”回忆往事，申萍萍感慨万千：“当时并不觉得辛苦，觉得祖国需要我去哪里，我就去哪里。”

抱着相似想法的，还有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如今已 88 岁的退休护士长盘光媛。彼时，她有学习俄文及政治业务的压力，党组织交付任务时，盘光媛有过一丝顾虑：回来之后，落下的学习进度该怎么办？

但时年 22 岁的她，很快便想通了，“学习就是



▲ 1954 年广西支援湖北灾区医疗队合影。受访者供图

为了工作，当工作需要时，我应该毫不犹豫地服从”。于是，作为队里的机动护士，第一次出远门的盘光媛，踏上了前往湖北的征程。

当时，这两位生在八桂大地的女孩子都没想到，接下来几个月的工作，成为她们此后 60 余年的时间里，最难忘的经历。

“长江两岸一片汪洋，波浪滔滔。老百姓全部在山上，密密麻麻。我们帮他们看病、接生……从早上 7 点一直忙到晚上。”盘光媛回忆，当时山下都被洪水覆盖，房屋家具漂得到处都是，除高山或较高地区外，基本没有房屋，吃住都成问题。

一些队员刚抵达灾区，就被震撼了。“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水。”盘光媛说，坐船到山上时，望着远处翻滚的水面，心里直打鼓。

更大的挑战在上山之后。盘光媛所支援的片区是重灾区，也是灾民转移集中地。“灾民太多，医护人员太少。”盘光媛说，广西医疗队队员们每天都是超负荷状态，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是常事，病人随时来随时看，几乎没有轮班换班概念。“上厕所需要走十几分钟到另一个山头，为了省下时间，我们很少喝水，降低上厕所的频率。”有的护士在病房上了夜班，还要坚持上白班，并主动帮助白班同事进行注射探温。

纵然如此，因为医疗资源短缺，还是有部分灾民得不到及时救治，由轻症转成重症，甚至面临死亡。“出现那种情况，就很懊悔，恨自己没能多一双手、一双脚，多救治一个病人。”盘光媛说。

灾区的困难激发了队员们的同情心，并进一步认识到灾区卫生工作的重要性，“更感到完成这一任务是艰巨的，也是无上光荣的”。申萍萍说，那时候大家在分配任务时绝不讨价还价，绝不叫苦，在接受任务时，极力克服困难，队员们更是表现出“不消灭疾病誓不收兵”的决心和斗志。

“以灾民的心情为灾民服务”

“在山上的时日最苦，非常苦，此后再也沒去

过这么苦的地方。”逾一甲子后，盘光媛回忆道。

当年 22 岁的她是队里的机动护士，和其他几名队员支援的地方是洪湖县黄莲山。没有住处，他们自己用油布来搭棚子。

当时，医疗器械用具极其匮乏，各分队队员只能抓到什么用什么：收容病人时，没有大便器，用油罐改造；床上没有油布，病人大便失禁，队员用手去抓；看病没有桌子用板来拼凑；没有柴火，自己去拔草根……

“天冷了病人没有被子，睡的又是竹床，我们自己想办法打草席子给病人用；不懂当地话，就学。”申萍萍说，热水袋稀缺，为了保温，她就去找盐水瓶装热水给病人。

有时候，医疗队员也会遇到灾民的不理解。盘光媛所属的桂林分队只有 3 名女队员，她常跟着助产士去接生。“你这个黄毛丫头会接什么生？”一名助产士被产妇从床上推下来。

在当地人看来，只有生养过的妇女才能干这个行当。那名助产士并不生气，爬起来向产妇解释新法的好处，慢慢将其说服，主动为她接生。直到婴儿呱呱坠地，产妇一改态度，向助产士致歉。

“那时候我还是小姑娘，有时候灾民煮红糖水和鸡蛋给我吃，让我很感动。”盘光媛回忆道。但在灾区，这些都是珍贵的物资，她舍不得吃，“把它们留给了产妇”。

彼时，当地肠胃病大范围流行，发病率高达 60% 以上，痢疾、感冒等疾病也很多见。为提高救治效率，广西医疗队自清晨至深夜都在为灾民治病，随来随诊，随找随到，遇有垂危病人，大家就一起想办法。“只要病人一息尚存，就不放弃抢救。”医疗队队长徐腾在全队总结报告中写道。

“要以灾民的心情为灾民服务。”——这是广西医疗队开展救援工作的要求。听说群众家里有病人，队员们主动去看望，送药上门；病人



▲ 2020 年广西支援湖北十县抗疫医疗队队员合影。 新华社发 陶德斌摄

出院，队员们会陪着送出很远，叮嘱他们回家好好调养。

医疗队不但治病救人，还捐衣捐钱帮助病人解决困难：给年老走不动的病人乘车钱，给需要转院的重病人路费，给口渴的病人买水喝。

“广西医疗队的同志，没有一个孬的，他们实在太辛苦了，看病细，施药见效，态度又温和。”这是湖北当地各级党委对广西医疗队的高度赞扬。当地群众说他们是“毛主席派来的救命恩人”“比我们的亲人还亲”。不仅写了感谢信，还赠送了 10 面锦旗。

“也许是我们广西队特别能吃苦，不讲究，特别容易适应环境，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。”申萍萍笑称。

渐渐地，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灾区疾病发病率降低。洪水退后，队员们还进行巡回医疗。“老百姓搬回来了，我们也不能撤，要确保看到他们都平安无事，我们才收队。”盘光媛说。

时光飞逝，转眼已过 60 余年。在今年举国支援湖北抗疫的情形下，那段难以忘怀的经历，再度浮现在眼前。

申萍萍说，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，她“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”。

永不褪色的红

无论时代如何更迭，总有一抹红永不褪色。

1955 年 1 月，长达 5 个月的抗灾救灾工作结束。广西医疗队在总结中写道：湖北抗灾救灾取得胜利，眼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。不管是医疗队员还是当地群众都切实感受到，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放在首位，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。

“给我们治病还送钱，只有新社会才有这样好的医生护士。”当地群众动情地说：“把我们病看好了，这点东西还不要，叫我们自己留

他从未放弃让毒品从世上消失的希望

缉毒战线上的“老司机”

本报记者王研

他中等身材，相貌普通，一看就是边境一线的本地人。每次作为司机送“货”，很少有人怀疑他。但其实，他是一名从警 30 年，有 24 年都在缉毒战线上的老警察。血与火的战斗里，云南省临沧市公安局临翔分局禁毒大队的缉毒警察普红冰，从未放弃过让毒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希望。

要把禁毒干出声响来！

普红冰在临沧农垦系统的勐底农场里长大，从小就跟着民兵们擦枪打靶，也因此，他对军人、警察这样有资格挎枪的职业有一种天然的崇拜。长大后，普红冰如愿考入楚雄人民警察学校，毕业分配到位于中缅边境的镇康县公安局工作，在刑侦大队干了 6 年。寻找线索、走访群众，6 年里，普红冰走遍了镇康县的村村寨寨，熟悉了中缅边境的上百条小道便道。

在此期间，普红冰也被破获过一些毒品案。他的经验是：在山路遇到的背包客，如果穿着专门走山路的高筒解放鞋，神情紧张，十有八九是毒贩。

记得有一次，他看过了一起杀人案现场后，回局里琢磨了几天还是没头绪，就和同事再次去往现场。回来路上走累了，大家就坐在凤尾竹下歇息。正在此时，背后走来两个人，背着军用双肩包，形迹十分可疑。普红冰和同事上前一说自己也是公安局的，两人神情更紧张了。“我们马上哗啦一下把两个人包围了，最后从他们背包里搜出十多公斤海洛因。”

1996 年，领导让普红冰到临沧去当禁毒大队

的副大队长。他带着使命感去了，“我当时心想，一定要把禁毒干出点声响来！”

最高兴的是战友平安

这一干，就是 20 多年。这 20 多年里，普红冰数不清了多少起案件，有过多少惊心动魄的时刻，在血与火的洗礼中，他成长成为一名出色的缉毒警察。

1998 年 9 月 17 日晚，刚办完一起案子回来的普红冰接到线索：有 4 名武装贩毒人员将从缅甸经镇康县入境，再过永德县进入保山地区。这是一条毒贩们认为比较隐蔽的常用路线，对全县边境小道便道极为熟悉的普红冰，精心研究后选好了伏击点。18 日晚上，普红冰带人赶到伏击点并形成了半圆形的包围圈，“抓捕不能形成闭合圈，否则容易伤到自己人。”

因为是阴天，这晚并没有月亮，山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普红冰和战友们忍受着蚊虫的叮咬，在山路旁埋伏了 3 个多小时。19 日凌晨 2 点多，一阵窸窸窣窣的脚步声传来，普红冰立即打开手电，大声喝道：“什么人！”对方立即跳下路面准备逃跑，普红冰和战友们大喊“我们是公安局的！立即接受检查！”迎来的却是一阵枪声。大家借着夜色分散开射击，此时双方距离仅仅几十米，却看不清人，只能看见开枪的火光。为了安全，普红冰让战友们往后撤到一堆石头后，他则在原地匍匐还击。一阵激战后，子弹不多了，大家就用石头砸……等天亮清理战场时，发现有 2 名毒贩被击毙，1 名毒贩被石头砸昏。

这一战共缴获 19 公斤毒品海洛因和一支美制军用手枪、子弹 20 发，但最让普红冰高兴的，是



▲ 今年 6 月，普红冰在清查物流寄递行业，严查通过快递邮寄毒品等情况。受访者供图

战友们都平平安安地回来了。

“有很多这样危险的时候，但我从没有后怕过。因为警察有一种天然的正气，不会惧怕罪犯。”普红冰回忆，当天回家自己还跟妻子开玩笑：“你昨晚睡觉有没有梦见什么？”妻子说没有，自己说：“昨天晚上你老公好危险的，差点就交待了！”

在人们看来，缉毒是充满着危险和刺激的，但也有让普红冰哭笑不得的时刻。那是 2005 年的一天，普红冰带着一名民警外出办事时，路上接到群众举报，说有两个可疑的人背着包上山，怀疑是运毒的。他们来不及做任何准备就

赶了过去。

发现人以后，普红冰“请接受检查”的话刚出口，对方就试图逃跑。一高一矮两个嫌疑人，个子不高的普红冰对上了那个高大马大的。当天下着大雨，山路上全是烂泥，搏斗中两个人在路上滑出了 20 多米，身上也都全是泥。因为实在太滑了，普红冰很难控制住对方，拼尽全力扭打了十多分钟后，两人都累得不行：“有时候我把他压在身下，两个人就都趁机休息一下，他有了点力气，又试图挣起来。”因为没带手铐，他把嫌疑人的皮带抽出来想要将其捆住……这样数不清反复了多少个回合。

等战友们赶到支援的时候，现场的画面让他们忍不住笑了：嫌疑人的裤子在挣扎中掉了！普红冰也觉得好笑：“那次印象太深刻了，因为实在太累了！”

经验丰富的送货“老司机”

比起刑侦在案发后被动破案，缉毒更多需要的是主动寻找线索。干了 20 多年缉毒，普红冰曾多次打入敌人内部，机智大胆地与毒贩周旋。

2017 年 6 月，普红冰得知境外毒贩想找一名司机帮忙带“货”到成都，就设法搭上了线。之后，毒贩多次派人到南伞镇“考察”他，今天吃吃饭看看人，明天让他开车到边境转转，后天要他提供身份证复印件……普红冰摆出一副“老司机”的模样，胸有成竹地告诉对方：“我可不是一次两次了，早就给人家带过‘货’的！”

两周后，对方打电话让他去曾经开车看过的一片甘蔗地旁“接货”。战友们不能离得太

着吃，我们永远忘不了共产党、毛主席和广西医疗队的医生护士们。”

时光荏苒，共产党人初心未改，医者仁心也在薪火相传。在 2020 年这场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，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，无数“白衣战士”同样争先恐后勇赴“战场”共战“疫魔”。

1 月 25 日，动员参加广西赴湖北抗疫医疗队当晚，自治区人民医院有 850 多名医务人员请战，其中党员 468 人。

在誓师动员大会上，医院党委书记杨建荣落泪了。“我既担忧，又感动，担忧的是安全，毕竟很多医护人员上有老、下有小；感动的是他们关键时刻豁得出去的勇气，这是医疗工作者的职责，更是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。”

自治区人民医院首批赴湖北抗疫医疗队成立了临时党支部。“50 多天时间里，我们遇到无数挑战，经历了生死考验，但我们从不迷茫，从不退缩，因为有临时党支部将大家凝聚在一起，因为有医院党委在后方坚定地支持我们。”临时党支部书记韩林说。

为增强抗疫战斗力，广西卫生健康系统把党支部建在“一线”，发动党员冲在“一线”，凝聚力量干在“一线”。赴湖北医疗队共组建临时党组织 41 个，广西 8 批医疗队 962 名医护人员赶赴湖北，出发时党员 410 人，后来“火线”入党 258 人。

今年疫情期间，申萍萍几乎没怎么出过门。4 月 8 日，交党费的时间到了，作为一名老党员，年近的她专程来到医院离退休办公室交党费——那一天，也是武汉解封的日子。

“当年我还是一名共青团员。我经常跟自己说，要认真，要有责任，要全心全意对待病人。”如今，看到艰苦奋战几个月的广西赴湖北抗疫医疗队队员圆满完成任务，凯旋的那一刻，申萍萍泪水纵横。

“当时年轻，再苦再累都没掉过一滴眼泪。如今看到薪火相传，回想当年，感慨万千。”

近，只能在一两公里外待命，普红冰则带着自己的“马仔”去了。他在对方面前显得坦荡又神秘：“蛇有蛇道，鼠有鼠路。我是要长期做你们生意的，你别问我走哪条路去，货我给你送到就行！”

等 8 月初到了成都，狡猾的接货人与普红冰就如何交接谈了几个回合，都没能达成协议。“他们要求把车和钥匙放在指定地点，这对我们事先埋伏不利，我拒绝了。”

磨了几天，对方一直不敢接货，甚至怀疑普红冰被警方盯上了，要求把车、货及一个人留在成都，普红冰和另一个人乘飞机回云南。普红冰等人赶回南伞与境外毒贩见面后，接货人才终于放心了。此后，双方总算就交接方式达成了一致：在普红冰指定的地点，对方按自己的方式取货。当夜里对方到指定的酒店停车场取货时，警察们犹如神兵天降，一举将其抓获，并当场查获了 70 公斤海洛因。

“干缉毒，就意味着奉献。”普红冰的一年和普通人一样，有 365 天，不同的是，他最多时有 250 多天都在出差，几乎无暇照顾家人。2015 年，女儿考上大学，普红冰专门请了公休假和妻子一起送女儿去学校。满满的欢喜在火车上瞬间冷却：他遇到了一个自己亲手抓过的人！而且这个人也认出了他！为了保护家人，他只好装作不认识妻子和女儿，坐到了车厢的其他地方。

干了多年缉毒，普红冰深知禁毒形势严峻：毒品种类越来越多，化学合成毒品层出不穷；毒贩手段“花样翻新”，手机遥控、网络招募；缴获的毒品与年俱增……对此，缉毒队伍里也有同志产生了一些悲观的想法。普红冰却认为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：“也许我们这代人消灭不了毒品，但总有一代人可以彻底消灭它！”